

后现代语境下《过于喧嚣的孤独》中边缘人的创伤及社会角色再论

王绮哈, 孙宇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摘 要 : 本文以捷克作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为研究对象, 探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边缘人物的创伤体验及其重构过程。通过分析小说主人公汉嘉的生活经历和心理状态, 揭示边缘人物在后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自我救赎和文化重构来应对创伤, 实现社会角色的重塑。

关 键 词 : 后现代主义; 边缘人物; 创伤; 《过于喧嚣的孤独》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Trauma and Social Role of Marginal People in “Too Loud a Solitude” in the Post-Modern Context

Wang Qihan, Sun Yu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40

Abstract : This paper takes Bohumir Hrabal's “Too Noisy Lonelines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explore the traumatic experience and reconstruction process of marginal characters in the context of postmodernism. By analyzing the life experience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of Hanjia, the protagonist of the novel, this paper reveals the dilemma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marginal characters in the post-modern society, and how they cope with trauma through self-redemption and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and realize the reshaping of social roles.

Keywords : postmodernism; a marginal figure; trauma; “Too Loud a Solitude”

引言

《过于喧嚣的孤独》(*Too Loud a Solitude*, 1992) 是捷克作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Bohumil Hrabal)的半自传体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随着二十世纪90年代初捷克文学在西方世界推广,它被翻译成英文版。小说主要讲述20世纪中期,一名在废纸回收站从事打包的工人汉嘉在三十五年间一直以传统的方式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并不断地把珍贵的书籍保存起来,珍藏在家里,但最终却与书一起走向毁灭的故事。小说中作者以大量的笔墨描写汉嘉的工作环境和生

活状态,以及汉嘉的感情经历和生活态度。《过于喧嚣的孤独》深刻地探讨了边缘人在与世俗世界的冲突中对知识文化的守护,以及他们在孤独中坚守尊严的永恒话题。

在知网中以《过于喧嚣的孤独》书名为关键词共检索到中文期刊论文八篇,主要聚焦于小说的写作艺术、叙事手法等。另外,伴随着这部小说的问世,两篇书评也应运而生,还有三篇学位论文,其中一篇题为《对话、反讽、碎片化——赫拉巴尔小说叙事策略研究》着重探讨了小说的叙事手法,另外两篇文章则从比较文学视阈出发,其一,剖析并对照赫拉巴尔笔下的人物形象;其二,在老子哲学体系下对作者两部小说进行不同解读。这种跨学科的分析方法有助于突破思考

局限。以小说英文译名 *Too Loud a Solitude* 为关键词检索,与文学相关的英文期刊论文两篇,主要有关小说中出现的富有隐喻性的意象写作,另外还有通过分析后现代的社会文化类型来进一步对小说进行多维度解读。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的分析,不难看出赫拉巴尔笔下小人物的复杂性和他们所代表的边缘人群的生存困境。

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西方社会的哲学和文化运动。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观点、理论和价值观进行批判和反思,强调多元性、相对性、不确定性和非线性^[1]。人们不再追求整体化和深层的意义关联,而是更加关注个体的感受和体验。在这种语境下,主体逐渐消解,传统的宏大叙事被打破,文化现象也变得浅薄和平面化。这种思潮为理解赫拉巴尔作品中小人物的深层次心理和他们所象征的边缘群体的生存挣扎提供了独特的理论框架。同时,后现代主义也表现出卑琐性和不可表现性,它反对崇高的追求,呈现出一种虚无和无聊的状态。由于传统价值观念被质疑和挑战,生活在后现代主义社会中的人大多聚焦于个体,追求个人的解放自由以及多样化的个性。主流价值观和传统文化信仰崩塌,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全确立,这种转变使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和工作生活方式。另外,经济的持续发展也使得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化越来越严重,既有亿万富

作者简介:王绮哈(1997-),女,汉族,辽宁省阜新市人,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文化翻译与比较文学研究。

通讯作者:孙宇(1981-),女,汉族,黑龙江哈尔滨人,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莎士比亚研究。

垄断着社会财富，也有无数人沦为无业的流浪汉。在《过于喧嚣的孤独》小说中，主人公汉嘉正是处于社会最底层与上层人物之间最平凡的体力工作者。他在一个废纸工作站兢兢业业地从事废纸打包工作已有35个年头，“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把珍贵的图书从废纸堆里剪出来，藏在家里，抱在胸口”^{[5] P23}。汉嘉身陷琐碎的工作和杂乱的生存环境中，他无法参与到正常的社交活动中，这使他不断被社会边缘化。众所周知，书籍回收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地点，各种书籍、报纸汇聚于此，形成多元的文化背景。在此种环境中工作生活的汉嘉在多元文化的加持下，注定难以找到文化认同感，也难以实现归属感。这也是他逐渐沦为主流文化以外的边缘人的重要原因之一。最终，汉嘉与他珍爱的书籍一起走向压力机。这一结局一方面展现了主体的创伤与消亡，但在另一方面作者也通过这种方式保存边缘文化，最终实现了边缘文化的重构并对汉嘉的社会角色做出全新阐释。

本文通过对比后现代语境下社会边缘人物创伤的研究，展示了他们对自身文化所进行的重构，力图呈现边缘人在后现代社会的生存状态、心理困境和文化认同危机。研究边缘人的价值重构过程，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多元视角来看待人的自我认同和价值追求。

一、后现代语境下的创伤体验

在后现代语境中，个体的创伤体验常常呈现出一种复杂而多元的面貌。传统的观念、价值观和文化体系受到挑战，个体的身份认同、情感联系以及对于世界的理解都面临着深刻的变革。“文学创伤理论诞生于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中”^[10]。“创伤”最初指涉的是身体所遭受外部伤害或重创，后来经由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引入精神分析领域。根据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的观点，“在遭受创伤后，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心理状态将产生根本性的动摇，对现在和将来无法产生兴趣，一生将沉浸在创伤的记忆中”^[11]。在《过于喧嚣的孤独》这部小说中，主人公汉嘉的创伤并非来源于身体上某次意外的重创，而是源于其内心的创伤体验。汉嘉，作为一个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废纸打包工，不仅承受着贫困和肮脏的生活环境，还面临着身处社会边缘与社会、与他人的深刻隔离。他的创伤体验源于对知识的热爱与残酷现实的巨大反差，以及在这种反差中产生的身份认同困惑、信息过载和选择焦虑。

首先，处于后现代语境中的汉嘉体验到了孤独和隔离的创伤。在后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疏离和冷漠。尽管汉嘉身处人群之中，但他却感到自己与他人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我在孩子们和那几位退休工人的叫嚷声和欢呼声中走了过去，没有人招呼我，也没有人问我想喝一口”^{[5] P42}。小说中，赫拉巴尔也用大量的文字描述了汉嘉的工作环境遍布老鼠与蟑螂，老鼠在潮湿阴暗的地下室与压力机上肆虐着，完全无视汉嘉的存在，仿佛他们才是地下室的主人。处在这样压抑的生活环境和冷漠的人际关系中，汉嘉深感孤独和边缘化。

其次，处于后现代语境中的汉嘉体验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反差的创伤。后现代主义强调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和反思，它挑战传统的观念、价值观和文化体系，使得个体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时，感到无比的迷茫、无助和失落。在应对后现代社会中多元文化和价值观冲突和碰撞的过程中，汉嘉不断地冥思苦想，最终不得不承认锅炉工兰波的说法无比正确，即“精神斗争之可怕绝不亚于任何一场战争”^{[5] P47}。这种身份认同的困惑和挣扎使得汉嘉感到内心的痛苦和不安。此外，在小说中，作者运用多声部的复调式书写，如将代表东方无为而治的道教文化和代表西方顺服神旨的基督教文化，这两种不同的声音和文化交织在一起。汉嘉在处理书籍和纸张的时候，在头脑中突然浮现出了耶稣和老子，一方面他十分欣赏耶稣精神中的勇敢与坚定、救赎与希望等主要内核；另一方面他也对老子精神中的无为不争、自然与包容充满着肯定。但是，最终汉嘉发现无论是哪一种教义都无法使他摆脱这令人窒息的工作环境和现状。同时，汉嘉也试图在这两种文化中寻找平衡点，不断地反思着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但是，这两种文化无法解决其生存的边缘化现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在汉嘉的心中产生了冲击与碰撞，使理想生活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反差与鸿沟更加难以逾越，带来强烈的创伤体验。

二、后现代语境下的创伤表达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强调多元性和不确定性，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为多元性、异质性与碎片化、反叙事和反中心与边缘化。在《过于喧嚣的孤独》中，作者赫拉巴尔通过这些方式不断使后现代语境中汉嘉的创伤得到强化，同时也通过反叙事的方式使读者对汉嘉的创伤体验有了新的体认。

后现代主义强调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解构，提倡多元性、异质性和碎片化。多元性在小说中体现在很多方面，如文化背景的多元性。小说中出现了诸如汉嘉工作的废纸回收站的工作环境、图书馆的文化氛围，以及捷克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些不同的文化背景交织在一起，从不同角度表达出边缘人物的创伤体验。在异质性方面，后现代主义强调个体和群体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汉嘉作为游离于社会群体之外的一个边缘人物，一直保持着独立的存在方式，首先他是离群索居的，一直生活在地下室；其次，他在情感上也鲜少与人有交集。正是在这种双重的边缘感体验之下，汉嘉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反思和审视自己与世界和他人的关系。小说中的碎片化则主要体现在对人物形象的描述上，与汉嘉过往有感情交集的女性有两位：一位是他的初恋情人曼倩卡，而另外一位则是淳朴的茨冈小姑娘。这两位女性人物形象在原文中都是采用碎片化的手法呈现出来的。

汉嘉在按下碎纸压力机按钮的间隙想起了自己的初恋情人曼倩卡。曼倩卡这个人物形象第一次出现的场景是汉嘉对于年轻时一场舞会的回忆，在舞会期间，她十分窘迫，并最终逃离了。汉嘉再一次遇到她已是五年后，她对于物欲和享乐的追求依然未变，但同时也终难以逃脱再一次身陷尴尬窘境的命运。这里也体现出了创伤体验的“复归性”^[7]。与曼倩卡的个人命运相呼应的是

汉嘉手中的书籍，最终都难逃被粉碎的厄运。茨冈小姑娘是汉嘉青年时代的情人，她是汉嘉心中美好的回忆所在，因为茨冈小姑娘是那样的淳朴、善良。但是最终在小说第五章对她只言片语的描写中我们也不难预见她悲惨的结局——她在奥斯维辛的焚烧炉中香消玉殒了。

这两位女性形象的碎片化描写为汉嘉的创伤体验提供了背景。她们贯穿了汉嘉的感情生活，她们的消逝也加深了主人公的创伤体验。这种失去不仅让汉嘉在情感上遭受打击，也让他对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反思和质疑。通过碎片化描写，作者让读者能够深刻体会到汉嘉内心的痛苦、失落和孤独，进而感受到他所经历的创伤体验。

小说中故事情节的发展与时间密不可分，同时，时间也是推动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的推手之一。叙事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就是叙事时间，如果说叙事对时间起到了凝固的作用，那么反叙事则与之相反，“它拆解了历史，重塑了过去”^[6]。反叙事打破叙事的连贯性，它以非线性的、断裂的叙事方式呈现出汉嘉过往三十年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这有助于揭示汉嘉心理创伤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在小说第三章中，汉嘉的记忆跳跃尤为明显。起初，汉嘉在脏乱的碎纸工作环境中看到一则关于两个老鼠族群相互斗争的学术报告。由此，他联想到人类社会的精神之争，以及东西方信仰的代表性人物老子与耶稣。从脏乱的环境中，他又联想到了古希腊文化对他们国家的深刻影响。伴随着地下室里老鼠窸窣窸窣的叫声，他的回忆又追溯自己年轻时的岁月和自己的初恋女友曼倩卡。从现实到回忆，从本族到异国文化，由此及彼，他的思想不断跳跃，将一些不相关的情节都联系在一起。年轻时的汉嘉对于美感和生活品质有着一定的追求，但是在经历了35年无休止的机械工作和生活琐事的磨砺后，他对一切都持有无所谓的状态。读者们跟随汉嘉长时间的回忆或是毫无规律的思绪而将小说主人公的经历拼凑出来，不断感受着汉嘉的创伤体验。

这种反叙事打破了读者们固有的认知结构，使读者进入更深层次的思考空间。由于故事时间线的跳跃和前后逻辑关系的调整，读者只能在头脑中自行拼接，从而形成自己对于小说主人公汉嘉创伤体验的认知。

三、后现代语境下边缘人的双向文化重构

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多元性、异质性和碎片化的叙述对边缘文化的重塑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方面，边缘文化不再是被压抑的对象，而是被形塑成文化创新与再生的源泉，并推动边缘人重新对文化做出反思；另一方面，对边缘文化的重塑也为边缘人提供了应对创伤的新视角。

1. 对文化传统与身份认同的反思

《过于喧嚣的孤独》全书共八章，其中有五个章节都以“三十五年来我用压力机处理废纸。”^{[6] P111}为开头。因此，不难看出压力机不仅是汉嘉养家糊口的必备工具，更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与压力机日复一日的互动中，他也找到了自己的工作状态和对生活的归属感。然而，这一切都在一天被打破，

在参观了新的巨型压力机之后，他知道自己工作和生活将面临翻天覆地的改变，他感到更加孤独和不安。这一巨变，也促使他对文化传统以及自身的身份认同做出新的反思和抉择。多元性、异质性和碎片化的语境为汉嘉这样的边缘人提供了生存空间，也为边缘文化提供了生存土壤。他赖以生存的压力也被赋予了文化象征，像汉嘉一样被排除于主流文化之外的边缘人所做出的反思也因此具有价值。边缘人汉嘉也并未完全“失语”^[4]，反之，无论是他在废纸回收站琐碎的工作中对于书籍异常珍视的行为，还是他对于孤独生活无声的抗争，都是一种文化表达和反思。最为直观的表达是在小说第七章，作者借由汉嘉之口直抒胸臆道：“我将永远无法适应这个变化，我的处境有如当年修道院的僧侣们，当他们得知哥白尼发现了新的宇宙定律便集体自杀了，……一个与他们迄今生活于其中，与他们所熟悉的世界不同的世界”^{[6] P112}。

汉嘉对自身所代表的文化传统的再阐释和身份认同的反思并非单向地接受，而是一种批判性地抉择，他对社会所赋予他的身份标签质疑。他重新审视工作中赖以生存的工具——压力机，这曾经是见证他被边缘化的工具，现在却成了汉嘉重新构建身份认同的符号。

2. 边缘人社会角色再诠释

汉嘉所习惯的旧式工业文明和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他生活背景的重要组成方式，也是其应对创伤，实现自我疗愈的途径，更是他作为边缘人进行社会角色重塑的依托。从汉嘉对旧压力机所赋予的珍视不难看出传统工作方式给汉嘉带来的稳定感，这也使他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心理防御机制，对汉嘉来说一成不变的生活和工作是他在混沌中得以维持内心稳定的良药，这是他应对创伤的前提。他也会在即将被粉碎的旧书中找到格外珍贵的书籍，并如获至宝地将其收藏起来：“我看见一本书飞进了槽里，我起身把它捡了出来，在工作服上抹了抹，贴在胸口过了一会儿，它温暖着我，尽管它是凉的，我紧紧地搂着它，活像一位母亲搂着自己的孩子”^{[6] P113}。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他会通过阅读来松缓疲惫、汲取力量。书籍为他提供逃离现实的机会，也是他自我疗愈的避风港。

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小说主人公对过去的依恋也为他提供心灵的慰藉。过去的生活对汉嘉来说并非完全一帆风顺，在碎片化的叙述中也掺杂了很多心酸怅惘，“只有直面过去，说出不可言说的”^[6]才能把过去的创伤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从而将创伤整合到新的成长经历中，促进边缘人汉嘉的自我疗愈。《过于喧嚣的孤独》小说共八章，主人公的思绪在过去与现实反复跳跃，他通过这样的方式与过去建立起联系，完成对过去的回忆，这不仅转化创伤记忆，更坚定了他对旧事物的价值观，对过去的接纳与转化，是汉嘉重塑社会角色的重要部分。

汉嘉也可以被定义为“悲剧英雄”，他通过一种极端地、毁灭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对价值的坚守。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在《悲剧的诞生》(*The Birth of Tragedy*)谈到“奋斗的永英雄通过自己的没落，而不是通过自己的胜利，充满预感地做了准备”^[11]他通过肉体的消亡引发读者对边缘人命运的深思，并反思对于边缘人所采取的态度。即，我们应该尊重边缘个体的存

在。因为人类文明具有脆弱性，一旦所有的边缘文化消失极可能导致某些无法替代的精神财富的丧失。

结语

在后现代碎片化的文化语境中，边缘人汉嘉不断通过自我反思和文化重塑等途径疗愈伤痛。在充满日新月异的变化

境中，他保存了其所代表的边缘文化，虽然在形式上，他的肉体消亡在压力之下，但是却找回自我价值并维护了边缘文化的尊严。同时，汉嘉个人也实现了社会对于边缘人社会角色的再定义，他们从边缘的、被压迫的被动接受者转化为知识的守护者。这为读者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后现代语境中人的自我认同和价值追求。

参考文献

[1] Freud, S.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 Oxford: Wordsworth Editions, 2012. Print.

[2] Hrabal, B. *Too Loud a Solitude*. Trans. Michael Henry Heim. Connecticut: Cengage Learning EMEA, 1992. Print.

[3] Khodamoradi, A., Pirzahiri, S.A. “The Psycho-Philosophic Melancholy in Bohumil Hrabal’s *Too Loud a Solitude*: Constructive Literature, Deconstructive Cultur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Cultural Studies* 12.01(2017): 15–22. Print.

[4] Spivak, G. C.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UK, 1988. Print.

[5]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M].（杨乐云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7. P 23, 42, 47, 111, 112, 113.

[6] 龙迪勇. 反叙事：重塑过去与消解历史——叙事学研究之二 [J]. 江西社会科学, 2001, (02): 7–14.

[7] 向玲玲. “创伤批评”国内外研究综述 [J]. 外国文学动态, 2013, (03): 63–64.

[8] 伊哈布·哈桑, 王岳川. 何谓后现代主义 [J]. 文艺研究, 1990(02): 157–159.

[9] 张佳佳, 方文开. 无处可逃：《火车》中的创伤书写 [J]. 外国语文, 2021, 37(06): 60–65.

[10] 赵雪梅. 后现代语境下文学创伤书写何以可能? [J]. 当代外国文学, 2022, 43(01): 143–150.

[11] 尼采.《悲剧的诞生》[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